

# 不同世界的現實光影

## —香港首季音樂劇舞台回望(上)—

香港2019年的首季(1月至3月)音樂劇舞台,展示了不同形態特色的音樂劇製作;如以筆者其間所觀看的五部製作來說,製作背景、形式風格、內容情節雖不同,但卻全都直接或間接緊扣着男女兩性關係議題以及社會現實的觀念變遷,但所呈現的,卻是很不一樣的五個世界。 文:周凡夫

音樂劇《MAMMA MIA!》母親Donna(中)與金姊妹Tanya及Rosie的造型 攝影:Brinkhoff Mogenburg



香港話劇團《假鳳虛鸞》的Albin(中、林澤群飾)是La Cage的當紅巨星。 香港話劇團供圖



這五齣音樂劇中,兩齣都是大型的專業製作,最早看的《MAMMA MIA!》(媽媽咪呀!)是第三度搬到香港舞台上的「舶來原裝」音樂劇;香港話劇團的《假鳳虛鸞》,是上一世紀八十年代菲爾斯坦(H. Fierstein)編劇,謝利·荷曼(Jerry Herman)一手包辦詞曲的百老匯音樂劇《La Cage aux Folles》的粵語版本,由擔任導演的陳啟權翻譯,岑偉宗填寫廣東話歌詞,聲韻配合原來旋律,唱來不倒字已不易,能保留原詞結合劇情的神韻更難,二人為「香港版本」能成功搬演上舞台的大功臣。

這兩齣音樂劇分別安排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和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的「大場」演出。香港話劇團的演員,包括「反串」擔任「女」主角Albin的客席演員林澤群,儘管全是戲劇演員,這次「轉型」又演又唱又跳,演出的表現已可「收貨」,歌唱指導馮夏賢應有盡有。相對上,舞蹈場面的動感能量,和變裝易服歌舞應有的瘋狂場面則仍有欠缺。為此,演出安排演員將演區延伸到觀眾席,將觀眾亦「變」為歌舞廳的觀眾來互動增添感染力,算是作出補救。總的來說,台上演來唱來和跳來都不吃力,觀眾亦看得開心,可算是成功。

《MAMMA MIA!》2004年6月以澳洲演員班底首次搬演到香港文化中心,十年後則以英國演員班底再度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了48場。今次相隔五年,以全新英國班底三度訪港,則只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15場。場數大減,應是由於和上次演出相距較短,主辦方對市場反應作出了合理估計。

《MAMMA MIA!》的劇名很傳神地將這部音樂劇的故事內容及神髓表達出來。故事中心人物是將女兒獨力養大的單親媽媽唐娜(Donna),女兒出嫁「偷偷」邀

來疑似是父親的三位母親舊友而展開劇情。

《媽》劇1999年4月6日首演,較《假鳳虛鸞》面世遲,且在倫敦西區劇場誕生;兩者相同的是,內容上都展示出八、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兩性關係的變化,而帶來人生價值的改變;《假》劇結局雖安排代表當年主流價值觀的「傳統道德家庭觀念保存政協委員會」副主席Dindon「易服」逃遁,作了點對保守派的嘲諷,但基本仍是以秉持主流價值觀的下一代順利「拉埋天窗」來結局。然而,進入新世紀前面世的《媽》劇的最後結局,舉行婚禮的卻是作為母親的Donna和舊男友Sam,女兒Sophie和男友Bill卻取消婚禮,背上背囊去看世界,有「預言」與「寓言」之弦外之音了。

### 現場樂隊愈發精簡

第三齣看的《老子駕到》則是演戲家族一部小型製作,沒有華麗服裝場景,亦乏娛樂性十足的歌舞,但卻是十足地道,完全本土色彩,是很有現實感的「香港原創」音樂劇。全劇歌曲十三首,作曲的廖富德,和作詞的江麗盈基本上已很能掌握粵語音韻入樂,不會出現「倒字」的問題,唱來亦流暢達意。

《老》劇看來由於製作預算的限制,並無現場樂隊伴奏。其實,現時許多大型音樂劇,都因可採用電子鍵

盤發揮音響「聲勢」,而減少現場樂隊的人數,以減低製作成本。指揮往往還要兼任音樂總監,有時更要兼奏樂器,如《媽》劇,音樂總監C. Edwards便要兼奏鍵盤,指揮Danny Belton則兼奏第二鍵盤,樂隊編制只有七人。而《假》劇,由孔奕佳擔任音樂總監,他領導的現場樂隊連同他自己合共九人,他自己除兼奏鍵盤,演出中還被舞台上的人物「拉入」戲中,成為劇中的人物呢。

無疑地,採用錄音來作現場配音演出的《老子駕到》,歌唱演員只能跟隨配樂演唱,靈活性少了,但對非歌唱專業的演員而言,卻可能省了需要兼顧的現場因素,唱得更為投入。《老》劇的七位演員,身兼導演飾演張伯的朱柏謙和鄭國偉資歷最深,是經驗豐富的劇場人,另外有四位資歷則短一些。

### 呈變遷中矛盾衝突

這三齣音樂劇呈現出三個不同的世界。《假》劇儘管帶有對同性戀之社會議題的呈現,但整個劇用以吸引觀眾的元素,仍是連場歌舞;最後的大團圓結局,仍是傳統百老匯音樂劇式的「逃避現實」的「處處歡樂的世界」。《媽》劇始源於「未婚媽媽」,雖然亦以喜劇收場,但作為年輕一代的男女主角取消婚禮去過二人世界,那顯然是當下新一代對婚姻價

值不同看法的呈現。而貼近我們所身處的香港人所熟悉的現實世界的,則仍是《老》劇。

這次安排在荃灣大會堂文娛廳演出的《老》劇,其最初緣起乃是參加2016年「音樂劇裡的臥虎藏龍」計劃展演的短篇音樂劇《小城土多》,藉著士多店描繪城市變遷的人與事。第二年,演戲家族邀請兩位編劇以這短篇音樂劇為藍本,以長者為故事主軸,繼續發展為於全港各社區巡演的音樂劇,並改名為「老子駕到」。今年的這個劇場版本,則是「將作品重新鑄造,去蕪存菁,與香港每一個家庭探討城市變遷的生活和生存」,場刊中更直接點明劇中人物的困境:「一間士多,賣與不賣?老爸婚禮,重辦與否?生活夢想,不提也罷?」

這三個問題劇中人各有不同答案,便由此構成故事中不斷出現的矛盾衝突。劇中各人面對的其實並非香港的城市變化(這是必然的),主要還是人口老化的現實問題,陳婆婆患上腦退化症,更將此問題凸顯出來,但正如場刊中所作出的結論——「不變不變還需變!」說來有點兒無奈,聽來更有點兒心酸,劇中並沒有指出可以怎樣去面對。或許,這正是兩位編劇希望觀眾去正視思考的問題吧。

音樂劇《MAMMA MIA!》的歌舞場面 攝影:Brinkhoff Mogenburg



音樂劇《老子駕到》的「出嫁」場景。 演戲家族供圖



音樂劇《老子駕到》演戲家族供圖



# 歌劇《唐懷瑟》曲解劇情 靠音樂取勝

大約在25年前,區域市政局的一位副署長,曾提議我做代理人,邀請我工作過三個演出季的薩爾斯堡歌劇院,來沙田大會堂演出一齣華格納的歌劇。她說:「不如就做《唐懷瑟》啦,三場(上座率)一定無問題!」開出的經費是一百萬港幣。我一算,只夠請歌唱家與合唱團和三管制樂隊共百餘人住三晚酒店和來回機票,硬着頭皮和一向不苟言笑的薩堡行政總監迪特瑪先生接洽,他在電話那頭笑着對我反建議:「哎呀威廉!這樣的報價您(他故意用了德文的Sie)可以邀請東歐任何一間歌劇院到遠東去演了!」末了他不屑地加了句:「只是我不保證他們對華格納的誤解去到哪裡!」

彈指一揮間,《唐懷瑟》終於於今年在香港藝術節上演,而且恰巧來自前東歐陣營的萊比錫,說起來萊比錫雖是華格納出生的地方,但先知在故鄉是從來被人輕視的,這座城市至今沒有出過一位著名的華格納音樂的指揮家、歌唱家,甚至一套歷史性的錄音。影響這座城市更多的是睿智的巴赫和輕鬆的孟德爾遜。

果然,序曲一開始,我聽到的是指揮

伍爾夫·舒爾瑪先生一種文質彬彬的自律基明的樂聲,而華格納給大提琴組的第二主題,充滿了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以及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強勁號召(使他成為了多少代青年人的偶像!),在這裡暫時被不留痕跡地掩蓋了。隨著號角聲的嘹亮齊奏,那個騎兵衝擊的動機暗示了革命高潮的即將到來,最後在燦爛輝煌的頌歌中,展現一種阿波羅風的金黃與蔚藍的古希臘色彩,忽然銜接到一群海妖的嫵媚歌聲中。如果說,指揮還多少保留了一些華格納譜寫的色彩,那麼導演的誤解或低能,真的教人兩眼發黑——因為舞台上,真的只披掛着黑乎乎的松樹枝,然後是幽靈般的一位半老徐娘在松枝間流離離蕩……海妖們攝魂勾魄的浪叫聲和這一台垂滿松枝的舞台是格格不入的,不明就裡的觀眾見此會以為是華格納編曲的不智,卻不知這是導演的任意胡來。

如果是根據原作的改頭換面,只要不違背音樂上的戲劇性,即使是把韓德爾的《凱撒大帝》改為美國政要到訪埃及也是無傷大雅的,至於像把華格納的《指環》三部曲改到工業革命的熊熊爐

火的背景前那更是神來之筆了。但最糟的是,這樣南歐莊園裡的陰柔松枝與庭院,與《唐懷瑟》的陽剛激揚南轅北轍。尤其是這台戲中的唐懷瑟一登場,他的扮相同樣陰柔白晳,像道友多過像個正常人,這與華格納原本的人設——一個歌藝超群、傲視群雄的遊吟詩人相距極遠。更有甚者的是,讓這群原本是賽詩唱歌的貴族青年,一齊脫光上衣塗抹鮮血在台上亂竄亂叫,猶如一群發狂的野豬,而這時他們的唱詞卻是「不知伊麗莎白因何疏遠了他們」,場面滑稽透頂,且與音樂相悖。

第二幕開始,才是此劇真正意義上的展開。伊麗莎白登場時的詠歎調,大開大合地到達此劇聲樂上的第一個高潮。而原本歌聲洪亮且用詞華麗滔滔的唐懷瑟,再次以抒情陰柔的嗓音唱着英雄主義的另類表達。導演卡羅圖·彼耶多先生和戲劇顧問基·祖德爾先生在場刊上發表了他們對《唐懷瑟》歌劇一些複雜而玄妙的演繹理論,但縱觀全劇,他們恰恰不幸地完全弱化了華格納的戲劇矛盾,甚至徹底篡改了此部「拯救性歌劇」的核心主題!幸虧指揮家先生把握

歌劇《唐懷瑟》攝影:Tom Schulze 香港藝術節供圖



住了音樂上的戲劇效果,且愈指愈勇,在第三幕的結束部終於忠實還原了華格納總

譜所展現的巨大魅力,使觀眾得到了一次相當震撼且滿意的聽覺經歷。但在舞台上,一片混沌如同一大堆無處置放的垃圾充斥眼前:原本玉潔冰清的貴族少女伊麗莎白,因忠實於愛情而日夜向天主祈禱,請求赦免墮入罪途的唐懷瑟,因此心力交瘁而魂歸天國,在此台上卻化身為一位中年婦女,身形矮小,毫無獨特氣質,可作路人甲觀之,但她唱功尚可,可略為加分。妖嬈的維納斯穿一身黑色短打,如一棄婦勝於路人乙之流。男主角唐懷瑟起初蒼白無力,做了屠狗輩之後,益發地破罐子破摔,把第三幕那瑰麗雄奇的「羅馬敘述曲」唱得如同不服輸的賭徒的癡癡發作。更可歎的是,華格納用一群兒童合唱團,在結尾運送來教宗的那根權杖——木柄上竟抽出了嫩芽,象徵唐懷瑟的罪行得大愛赦免——整個場面被導演刪除了!我於是想起迪特瑪先生當年擔心的那句話,不由輕輕一笑。 文:蕭威廉

### 藝粹簡訊

## 《白山黑水間》展東北風情



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冠軍孫鵬

香港文匯報訊「國際中樂指揮大賽」首屆冠軍得主孫鵬將於5月初首度訪港,向觀眾展現東北音樂的迷人味道。屆時,來自瀋陽音樂學院的民族聲樂專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滿族剪紙傳承大師等亦將首度來港,配合音樂展現東北的民俗風情。這場音樂會以「白山黑水間」為名,「白山黑水」首先指涉的自然長白山與黑龍江,但更隱喻着東北這片大地上如黑白般強烈對照,又無比厚重的民俗文化與風情。而這,正是這場音樂會最具吸引力的特色所在。

孫鵬此次是第三次與中樂團攜手合作,自言《白山黑水間》音樂會就像是為他度身訂做般。「我是整個東北文化脈絡發展的親身經歷者,今次所選的曲目有很多東北語言,我本身對東北的語調和東北人的性格都是了如指掌的。」

孫鵬是瀋陽音樂學院指揮副教授、合奏與藝術指導教研室主任。2011年在由香港中樂團舉辦的全球首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中,他從來自全球的55名選手中脫穎而出,最終獲得冠軍及最佳香港作品演奏獎兩項大獎。此次大賽亦被著名作曲家趙季平譽為「中樂指揮歷史上的里程碑」。

白山黑水間「樂旅中華系列」 日期:5月3日、4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 融合藝術之美 《哈利·波特》視聽音樂會



《哈利·波特》交響視聽音樂會

意大利電影交響樂團本月來到澳門美獅美高梅,現場同步演奏哈利·波特電影系列的前四部作品,為港澳「哈迷」帶來駐場表演。一件藝術作品打動人的原因大概從來都有指向性,以《哈利·波特》作為根基的是次藝術交織,不需要任何噱頭便已然令萬千哈迷心神嚮往,更不用提其與交響樂的美妙交集。

巨大的熒幕上,騎着掃帚的哈利波特、會飛的車、會反擊的樹和神秘的家庭小精靈,都在時高昂、時柔美、時俏皮的音樂中表現出歡快、驚險與溫柔。上百位樂手在來自台灣的華裔指揮家楊士弘博士的指揮下,運用指尖魔法,為觀眾帶來一場關於耳朵的饕餮盛宴,觀賞一場最特別的《哈利·波特》。

楊士弘博士說:「在觀賞的過程中,你可以享受你自己,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大聲去拍手。這樣的方式對於較為保守的亞洲觀眾來說也許還不太習慣,但我們會鼓勵大家去參與其中。」楊博士認為《哈利·波特》的電影已被大部分觀眾熟識,他希望觀眾能在新一次的觀賞中去欣賞聽覺上的盛宴,刷新自己對這套電影的新認知。

CineConcerts 總裁兼《哈利·波特》電影交響視聽音樂會系列製作人賈斯汀·弗里爾稱:「《哈利·波特》系列電影是千載難逢的文化現象,持續地使全球數百萬粉絲傾倒着迷。非常高興的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機會體驗由交響樂團現場演奏的獲獎音樂作品,同時將備受喜愛的電影投射到大熒幕上,這將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盛事。」

不同於普通的交響樂演奏,融合了電影的音樂讓聽眾在節奏的快樂中放飛自己的想像力,宛如真實地進入了霍格華茲魔法學校,變身魔法師的其中一員,盡情享受一個魔幻的人間,融合藝術的煙火就在大大的演奏廳中綻放不歇。 文:記者 胡茜

### 週末好去處

## 《綻放》Eva Armisen 個人畫展

「海港城·美術館」呈獻知名西班牙藝術家Eva Armisen的個展《綻放》,這是他繼2013年及2015年於「海港城·美術館」舉行個人展覽後,再次在同一場地舉辦第三次個展。Armisen的藝術把平凡日子變成獨特場合,作品充滿幽默、引人入勝、無拘無束,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挑釁攻擊,當中肯定生命價值的力量實在難以言喻。對Armisen而言,《綻放》代表生命、愛、極盡華麗而繽紛的過程,和在完美大自然中尋到的和諧。

日期:即日起至5月5日,上午11時至下午10時 地點:海港城·美術館(海港城海洋中心2樓207號舖,近Fendi)

